



直面社会现实问题 思考中国人的命运

变革的理性

党国英 著

理性地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为政治文明与公民社会进步鼓呼不止

秋风 吴祚来 邓聿文

联袂推荐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变革的理性

党国英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的理性 / 党国英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491-0251-8

I. ①变… II. ①党…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文集 IV.
①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7954 号

变革的理性

党国英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让理性之光亮起

蔑视理性，把一堆教条奉若神明，是顽固的蒙昧主义；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人的一切行为均绝对地由理性来支配，则是另一种无知与狂妄。但是，若以现实论，中国发展的威胁尚不是理性主义走过了头，而是蒙昧主义还在肆虐。

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一部分西方学者，其中有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性概念开始了新一轮批评，笔者由此深感西方社会对知识消费的奢侈。若我们随之对理性大加挞伐，就觉得不大对劲。在这个世界，理性稀缺，弥足珍贵。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①，因为美国在过去10年里贫富差距扩大，以致普通美国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在斯蒂格里茨看来，美国人的理性程度在下降。美国以外的情形又是如何？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且按下不表。但理性生活的标杆是存在的。斯蒂格里茨推崇的是一种托克维尔描述过的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社会意识：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他希望美国人能迷途知返。其实，我们知道，需要求真向善的不只是美国人。基于常识，在危机面前，我们能确定人们增大了建立共识的可能性。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建立和维护理性假说，其动机和信心应该与这种常识有关。

为把理性推到公共生活的前台，我们也不吝对理性本身做一个稍稍细致的检讨。

什么是理性？对个人而言，它是利己的算计；对企业而言，它是对企业利益的算计；对社会而言，它是人们互利的算计。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利己的算计和互利的算计可以统一起来，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可以统一起来。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全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假说的核心

^①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内容。这是一个“美妙”到令人窒息的和諧理论，于是也留下了被人们广泛批评的巨大空间。然而，理性也并非海市蜃楼，并非毫无意义的镜花水月。

经济学家对人类理性客观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系统性的肯定到系统性的怀疑的过程；而怀疑的产生少说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并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但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对理性的系统性怀疑恰好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类理性倾向的客观性。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思想大抵是以理性假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会有一致性选择行为，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后来的学者发现消费者的行为也与此类似。但没过多少时间，理性假说就招致怀疑。1848年，穆勒说，是惯例而不是竞争支配着经济世界的大部分领域，而经济理论只可能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此后，有不少重要经济学家也开始怀疑理性假说。

对理性假说做出系统批判的经济学家有阿罗、阿马蒂亚·森和赫伯特·西蒙（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批判来自阿罗。

人类总在选择，经济学正是研究人们在利益面前的选择行为。如果在一系列外部因素确定的情形下（这个条件本身就不现实），人们的选择行为能保持一致性么？如果能，理性就是客观的；如果不能，理性就不是客观的。遗憾的是，经济学始终无法严格地证明这种一致性是真实的存在，从而无法严格地证明理性是真实的存在。例如，一个人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拥有一定的选择行为，他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会有新的选择行为；但是，当他的收入水平退回到前一水平时，其选择行为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发生了选择行为的不一致。在阿罗看来，这是非理性。

现实的非理性不止如此。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进入总量分析时假定所有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效用函数，这在阿罗看来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经济当事人完全相同就不会发生交易，所以，这个理性假说完全不成立。

阿罗对理性假说的一个致命批评是建立在他的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经济当事人必须知道所有的价格，否则无法争取某种最优化。这和我们针对中央计划工作人员的批评是一样的情形，因为他们要做好计划工作也需要海量信息。决策中依从的信息总会出现缺口，要用猜测来填补。在阿罗看来，这是追求最大化个人的严重局限性，甚至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并不存在。

阿罗的结论是，理性假说本身是虚弱的，根据假说而不是理性就可以建立经济理论。但阿罗终归还是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说，他同意赫伯特·西蒙的看法，理性是有限度的。指出这一点，决策问题才有可能突破。

是的，关于理性认识的争辩，妥协是必要的。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治家集团，每天都面临决策，我们能说他们毫无理性？理性有一个程度，有一个相对性。精确算计的条件总是不具备的。在外部，人们的环境是不确定的，特别是一个人无法把握与他交易的另一个人的想法；在自身，一个人心态是不确定的，其选择偏好很难把握。听一场牧师讲演或领受一次传销组织者的洗脑，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价值观就可能被颠覆。

其实，经济学家对阿罗的批评也有反批评。例如，习惯不见得就是非理性。习惯本身就是一堆偏好。有了新的习惯，意味着偏好发生了变化，消费函数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承认习惯的作用并不会破坏选择行为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不稳定而已。还有，人们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作出决策时需要猜测，但猜测不是简单的掷骰子，其中有人的学习，有节约获取信息的成本的考量。个人和计划部门官员在海量信息面前的确是平等的，无法说谁更优越，但行为结果却是天壤之别。计划部门的官员要安排国家经济，而每个消费者的行为只影响自己。

经济学承认理性应用的局限性，但不可否定人具有理性倾向。理性应用的条件是相对的，但人们的理性倾向是绝对的。如果否定理性，人类历史就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大抵是有秩序的，世界的变化大抵是可以解释的。笔者曾使用过“经济学理性”这样一个术语，并将其作为笔者一本文集的冠名。此前不曾见别的学者使用这一术语，但笔者也不觉得鲁莽。这个术语有两层含义，一是说经济学认为人是有算计倾向的，二是经济学本身是算计的。

绝大部分人厌恶风险。人的理性倾向不只是表现在人面对不确定性时作出猜测，更有意义的行动是发明一种规则，促使人们建立共同行动，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弱猜测的必要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最强有力的分析，来自美国思想家罗尔斯。

罗尔斯1971年发表了《正义论》，该书立刻在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反响。这部书的后半部分通篇关心的是达到一个稳定的、秩序良好的公正社会的问题。他设想出一种“原始状态”，研究原始状态下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或决策过

程。设想一群人坐下来玩纸牌游戏，事先对各方得牌情况和自己与对手的技巧对比情况一无所知，那么可以预期他们会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游戏规则将对每一个人都是中性的或公正的。达成一致意见的要害是游戏者在有关信息方面是对等的，或者说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无知之幕”。罗尔斯将这种现象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设想人们进入一个对社会的无知之幕，环境与每个人的禀赋是随机决定的，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所有的人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将选择一组规则以形成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将有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

罗尔斯就这样在信息不完备与人的理性倾向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我们受到的启示是，人类理性倾向的存在，可以不依赖信息的完备性。这个论述看起来要比阿罗的高明，所以，罗尔斯受到经济学家的推崇。

具有理性倾向的人们不仅要建立一种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还要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还是这个罗尔斯，他认为人们在社会领域会选择诸如效率、自由、平等、稳定这样一些价值标准。也许罗尔斯过于乐观了，他也受到质疑。但罗尔斯的思想远比简单地否定理性的那些理论对现实更具有解释力。

好了，不能再对读者掉书袋了。说一千，道一万，笔者只是希望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念：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并且，我们拥有批判的武器。多年来，笔者基于对经济学理性的信念，不间断地思考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正体现了这种思考。

让理性之光亮起，我们心存希望。

目录

自序 让理性之光亮起 / 1

第一篇 知识理性 / 1

解放思想并不神秘 / 2

解放思想有没有底线? / 5

坚守普世价值 彰显民族特色 / 7

批评诸葛亮与道德无关 / 10

何以安贫乐道? / 13

基因平等 / 16

中小学人文教材改革要坚守以人为本 / 19

书斋里的农耕文明 / 22

文明基因与大国崛起 / 25

心界两边的围墙 / 33

参悟北大校园里的一组雕塑 / 36

信息技术究竟会颠覆什么? / 39

消息如何变成谣言 / 42

以奥林匹克精神拥抱世界 / 45

专业化的精彩 / 48

总有些事情不能似是而非 / 50

思绪纷飞悼定剑 / 52

大道青天 壮志未酬

——悼念杨小凯先生 / 55

第二篇 批判理性 / 63

“和谐社会”专属东方文化体系么？ / 64

“潜规则”何以变为“坏规则” / 66

不全是“黄宗羲定律”问题 / 69

《劳动合同法》对人民代表是一块“试金石” / 71

理性何以立足？ / 74

何以斯文扫地 / 77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村民自治 / 80

刘庄的共性与个性 / 85

没有强拆，中国会更美好 / 87

为什么道德底线会重压在金钱之下？ / 90

谁送神，谁接神 / 94

户籍制度：你伤害了多少小小百姓？ / 97

第三篇 工具理性 / 99

对中国城市化应多维度观察 / 100

调节劳资关系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件大事 / 103

改革“试点”工作要法制化 / 105

高深的空话如何害人 / 107

更自由的市场经济 更民主的社会主义 / 110

坚硬的腰带 / 113

节制资本，但不要消灭资本 / 116

金融危机究竟颠覆了什么？ / 119

从进城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 128

由文字改革想到民族文化认同 / 130

通过渐进办法改变人民代表结构 / 133

通过市场机制让农民分享城市化利益 / 135

一场不着调的争论 / 137

把土地制度改革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 / 140

意识形态需要有张力的包容性 / 148

局部突围：重庆成都改革的意义 / 151

第四篇 政治理性 / 155

世纪变革：城市牧歌和乡村挽歌的二重奏 / 156

让传统乡村社会成为一个“传说”

——关于“乡民”到“公民”的转变路径 / 159

懂战争，方能懂和平 / 165

“和谐社会”考 / 168

政治正确：精细的和简约的 / 174

竞选一定是烧钱么？ / 177

绝望时，手伸向社会主义 / 180

深化政治改革从细节做起 / 183

民强，必无国弱 / 185

中产阶层的表象与内涵 / 189

印度的乡村自治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 191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阳光初照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 203

第一篇 知识理性

人类思考时，上帝在恐惧。本篇收录的文章都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对思想世界的人类理性标杆的探讨。唯上帝一个“人”思考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还有人在留恋那个时代。

解放思想并不神秘

解放思想并不神秘，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话。这句话好。

解放思想其实就是讲道理，讲科学道理，并且首先是政治家讲道理。政治家要讲科学发展观、科学改革观、科学稳定观，归根到底是要讲科学治国观。如果政治家不讲道理，但又想显得有道理，就要耍花腔，就要披上神秘外衣，所以，解放思想不仅不神秘，还要破除神秘。

的确，在我们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在以往数年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中，社会发展本来的简单规律被神化为几条哲学命题，这些命题又被奉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按那些哲学教条，人世间似乎没有了是非，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革命或暴力怎么也躲不过去。一旦在普通人脑子里没有了是非界限，那就只能听凭“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任意裁定是非了。所以，解放思想就必须大胆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

认定解放思想并不神秘，就是要相信每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都可能正确思考，并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在专业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每个人都限于时间、精力和学业背景，而只能对少数事情产生好的意见。当今世界没有通吃一切的天才，没有绝对权威。

说解放思想并不神秘，就是要相信人世间总有一般规律可以去发现，而且这种规律对各民族都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一般规律之于一个国家表现了某种个性，那也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天生就是异类，而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处于某个特别的阶段。承认规律的普遍性，也就等于承认了解放思想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百姓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可以相互学习。所以，真正要解放思想就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一种思想，如果别人已经想了几十年、几百年，并已经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之

有效，我们自己把它学过来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一个民族肯学别人的一种好的社会思想，要比引进几项技术有意义得多。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两件事情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我们就可以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一定要蒙头想上300年，摸索上300年，那我们就实在笨得可以了。

张春贤书记在最近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中还有不少妙论，很值得欣赏。他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以“忘我”的境界对待人民群众，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他还说：“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怎么样才能体现还权于民？张春贤说要在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认为他这样讲便是抓住了解放思想的核心，而且这些话也通晓明白，一点也不神秘。

是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都不神秘，而且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能学习别人的经验，就可以缩短自己解放思想的里程，可以更快地赶上甚至超越先进国家。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里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走完了一些先进国家用10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走过的里程，就是因为学习的别人的经验在起作用。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深谙这个道理，才义无反顾地选择改革开放政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们加入了WTO，便有了一个经济改革的蓝本；关于民主政治的建立，我们签署了关于保障人权的国际章程，也有了不错的标杆。当然，国际章程仅仅为我们确立了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冒失唐突，要讲策略，讲轻重缓急，否则就可能出乱子，甚至断送改革成果。但策略要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不清楚，讲策略也是纸上谈兵。

解放思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思想强权。抽象地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讲科学道理，但在社会领域判定科学与否常常没有简单标准，如果社会体制有系统性弊端，往往是“谁的官大谁科学”。自然，这个时候科学就成了强权的奴婢，也就变成了伪科学。同样地，这个时候讲科学发展观，其实没有一点科学的零碎。想真正讲科学的人面对高官，就像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所以，要真正解放思想，就要讲平等讨论，就要相信讨论者的善意，而决不能搞强权，否则，解放思想就会成了少数人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的情势有变化。先是中共中央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号召

全党解放思想，不久便从广东开始提倡通过全党全社会的大讨论来解放思想，接着重庆、湖南等省份积极响应。这个解放思想的热潮体现了一种平等理念和民主精神。这样讨论下去，我们的思想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

解放思想有没有底线？

这几个月，关于解放思想的话题不少，但依我观察，不同领域的人讲的解放思想似乎不是一回事。地方官员讲解放思想似乎更多的是讲开拓工作思路，学术界的朋友则似乎在讲自由思考。我心下认为，把解放思想、自由思考和开拓工作思路混为一谈，会贬低解放思想的意义，尽管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解放思想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发展历史范畴。从中国现代杰出政治家对这个术语的应用来看，它与西欧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有密切联系。18世纪前后，经过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努力，西欧政治思想界大略完成了由“以神为本”和“以（专）权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解放思想运动，以破除思想迷信开始，继而打破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类宗教的神权和经济专权被动摇了。新一代中共领袖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实际上续接了尚未完成的解放思想任务，要把解放思想推向更为深入、更为艰难的阶段。所以，讲解放思想，是要解决政治思想的根本性问题，恐怕并不是简单地要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开拓工作思路。

解放思想还有底线么？当然有。综观人类政治思想史，我们不过是纠缠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合理确定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二是合理确定产生公权和监督公权的办法。对于这两个问题，当然有数不清的技术性难题需要解决，但在根本问题解决之前，技术性难题的解决手段不免遇到尴尬。当神权、王权或国家权力笼罩一切时，当神权被祭司集团控制或世俗权力被寡头集团专享时，多数人民不免遭受被奴役的命运。这种状态借种种说辞披上了合理性外衣，而解放思想或思想启蒙就是要剥去这些外衣，重新定义和解释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以及公权的产生与监督的规则，建立一整套以人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准则。这些准则便是解放思想的底线。解放思想其实是破除旧的公共行为戒律、确立

新的公共行为底线的过程。

大略说来，经过漫长的思想启蒙过程，主流的政治思想愿意承认这样一些基本的人类政治价值准则：政治制度应该尽可能扩大和保护人们的私人活动空间，而将公权的行使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里，以保障人们在私人活动空间的充分自由；公权的主要使命是保护人在私人活动空间的充分自由，并赋予人们对公共权威机构及其代表的选择权力，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在政治市场中得以实现。公权的行使要保障人民免于饥饿、免于恐惧、免于被奴役、免于合法财产被剥夺，并平等地享有公权给社会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所有这些人民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剥夺，也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规则来践踏。

从政治现实看，由解放思想或思想启蒙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底线，常常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特别在这些底线没有深入人心时更是这样。在西欧启蒙运动发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还持续发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而美国的民权运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这些怪兽作孽于世界，更让人感到那里似乎从未有过任何思想启蒙运动的踪迹。在现阶段我们这里，一些地方因为要“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就完全违背农民的意愿，用恢复集体耕作制度的办法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在一些学者那里，民权主义被蜕变为民粹主义，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呼之欲出。这类“开拓工作思路”、“自由思考”与解放思想完全南辕北辙。

有了真正的思想解放，真正在思想深处确立人类最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开拓工作思路才不至于变成主观武断的蛮干。同样地，自由思考作为思考的方法必须服从理性至上的原则，而不是狂妄自大地由自己替代人民思考，更不是蛊惑人民去追逐乌托邦幻觉。解放思想也不能过于着急，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最该警惕的，是那些视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当人质的野心家，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坚守普世价值 彰显民族特色

中共十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迈向人类文明的标志性大会。用人类文明标准肯定一个党、一个政治集团的纲领和性质，是对这个党、这个政治集团的最高褒奖。我们相信，由中共十七大，当今世界的先进政治家和思想家毋庸置疑地看到了一个和人类文明结缘的崭新的政党。我们还相信，因为这种结缘，中共十七大才能凝聚人心、开掘资源、鼓舞斗志，使这次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

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人类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民族，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国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认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的同时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 strategy；相反，离开了民族的特色文化，放弃了前进节奏和行动策略，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丧失前进动力，逃脱不了分崩离析的命运。在迈向人类文明的征途上，于坚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同时，彰显自己民族的特色的积极内容，并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是对一个政党领袖集团的胆识和智慧的考验。从中共十七大我们高兴地看到，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拥有超凡勇气和卓越思想，他们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这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地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我们承认，这些制度范畴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历